

## 第四幕：黄昏已近夕阳红

出场人物：秋白、陈冰炎、宋希濂、老张、阿福

### 第一场

场景：如上场，在秋白被囚禁的监押所一个囚房里

情节背景：

军医陈冰炎再为秋白作例行的健康检查。

陈冰炎的年纪和秋白相差不多，称呼秋白先生，以表敬重。

陈冰炎：秋白先生，您好。这几天觉得怎样，咳嗽少点了吗？

秋白：吃了你的药，好多了。那天你很匆忙，我来不及谢你给我找到那几本书。

陈冰炎：没什么，是顺手之劳。原以为很难找，结果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更不用化半分钱！

秋白：真的吗？

陈冰炎：真的。我常去的那家旧书店，也兼卖一些外文书籍。到书店去，老板有时候请我给他量量血压，把把脉。所以我捡到的书，都是半卖半送的。这几本俄文书，他知道是您要的，就托我送给您。

秋白：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、《一个多余人的日记》，还有普希金的《奥涅金》的原著，都是我正想再看的。太谢谢你们俩了。

陈冰炎：先生在找材料写点什么吗？

秋白：要写的都写了——说着，把那包《多余的话》手稿本子交给陈冰炎。

陈冰炎：大家都说您下笔神速，今天亲眼看到了！ 厚厚的一包大作，没几天就写好！ 说着，稍皱皱眉头，为什么把您的鸿文叫《多余的话》！

秋白：你现在应明白，为什么我要找那几本俄国名著了。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借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。

陈冰炎：我没看过些俄国的小说，但没人会相信，一个作家临危写下来的作品是多余的。

秋白：这不是自谦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是个既不容于内，更不容于外的多余人，那么我说的，是名副其实的多余的话。

陈冰炎：不，我不相信。也没人会相信您的著作是多余的。不会！ 绝对不会！

秋白：只好叹息，知我心忧的少，谓我何求的多。这些小意思是给你作个留念。这首《浣溪沙》集句、《梦回》和《咏梅》，都是凌晨时仓猝间抄写的，其实我“不弹此调久矣”了。

陈冰炎接过手稿，念起那首集句：廿载浮沉万事空，年华似水水流东，枉抛心力做英雄。湖海栖迟芳草梦，江城辜负落花风，黄昏已近夕阳红！——接着说：我是个“摩登郎中”浅白的诗句，像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”那样的，还能看懂，您写的那么婉转，就没把握了。先生能解释一下，开开我的茅塞吗？

秋白：不敢当。小时，父母教我的就是旧体诗词，写新诗是后来的事，还很生手。

陈冰炎：若不厌我的下问，请您讲解这首集句吧。

秋白：含意是说：本来就不应妄想有所作为，然人在江湖，终因此到处飘泊而辜负了伴侣的关怀和慕意。夕阳虽美，对我已是最后的一刻时光了！——天幕上打出他的《浣溪沙》

集句：廿载浮沉万事空，年华似水水流东，枉抛心力做英雄。  
湖海栖迟芳草梦，江城辜负落花风，黄昏已近夕阳红！

陈冰炎听得入了迷，再问：这首呢？

秋白：这首说的是：在这人生夕阳明灭之间的时刻，感到时光像水的流逝，一去不再；在这个像群峰乱叠的社会里，闯荡十年多了，到头来万事皆空，但力与心违，只好独自徒叹，忍受着。然而世事没那么绝对的，正如在这首《梦回》里写的，万缘俱寂后，在残梦里，也仍萦绕着怀人的绮思。——天幕上连接打出他的集句“夕阳明灭乱山中，落叶寒泉听不穷，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心持半偈万缘空。”和《梦回》七绝“山城细雨作春寒，料峭孤衾旧梦残。何事万缘俱寂后，偏留绮思绕云山。”

陈冰炎：我不应这样追问底细，触碰您的伤痕。

秋白：没有。这伤痕早已结了疤了。这是你嘱咐刻的私章，和我的一张小照。

## 第二场

场景简述：同上，在监押所的一个囚房里

情节背景：

1935年2月24日秋白遭国民党逮捕。

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闻讯，从上海赶回长汀，即找秋白谈话。

蒋介石下令“就地处决，照相呈验”。

秋白6月18日被枪决。

宋希濂：我该早来跟您喝杯压惊酒啊，请原谅，秋白先生。

秋白：我已是你的阶下囚，毋庸这些客套话，更不必以先生称呼了！

宋希濂：对尊敬的人我都称先生，更何况在黄埔时，我聆听过您的课。您是我的师长辈。

秋白：太客气了，那就随意了。

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：你可能不知道在黄埔军校时，得陈赓介绍，我秘密加入了你们党。我是湖南湘乡人，和陈赓是同乡。

秋白：这样，那我今天是落在当年的一个党员的手里！

宋希濂：旧事重提，只表示我对您的处境有一定的同情和了解，别无他意。

秋白：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！这几天，南京先后派了两批人来劝降，我已表明我的底线。他们应该已向你作了报告。你们是要我抛弃理想，违背信念，出卖灵魂。单是这样的企图，对我已是个莫大的侮辱。请你尊重我，不要对我死抱着这个幻想。

宋希濂：先生言重了。您没想到人有爱才之心吗？您的知己，鲁迅先生正到处为你奔走。我也是基于同样的态度，向您伸出援手。您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，我们党内，你们党里，也不多见。只要您同意，远离政党之争，一心一意从事文艺写作，我愿意把我这个师长虚衔押上去，保证您能脱离这个绝境。

秋白：对自己的处境，我比你看得更透彻。奉劝你别管我这桩“无补费精神”的事。在我面前的不是黄埔时代的宋希濂，是听命于蒋介石的一员将领。他既然已下令处决我，你是无能为力的。

宋希濂带着勉强的微笑，说：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嘛。

秋白调侃地回答：小心隔墙有耳啊！

宋希濂感到对话变得有点被动，怕失去体面，语气突然变硬：这个情，既然你不领，算了。那就干脆谈你要我代办的身后事吧。

秋白很爽快地回答：没什么要拜托的。

宋希濂：你的文章呢，要不要我想办法转一份副本给你的朋友？

秋白：既然你安排了访问，见报时，他们自会看到。

说罢，秋白先站起来，宋也起立。

宋希濂回到较平静的语调：后会难期了。

秋白很严肃地回敬了一句：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
### 第三场

场景：墓地；时间早上清晨

情节：

据载：“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瞿秋白是何人，更不知他就义后遗体葬在何处。事隔 16 年，可证实秋白埋葬地的只有当年给瞿秋白收尸抬棺的四个人，其中长汀本地人两个，江西人两个。有三人已先后去世，健在的只有一人。此人名叫张永福，长汀当地人叫他老张子，专门以收尸抬棺谋生。调查小组找到张永福后，据张永福介绍，收尸时他曾听到一个国民党士兵说‘今天枪决了一个共产党头目’，所以当时他特别在意，还记得当年烈士穿的是白内衣、黑外衣、白内裤，与瞿秋白临刑前所拍的相片一样。烈士埋在盘龙岗两个程姓坟墓之间，因为是私山，山主是不允许其他人埋葬的；坟头有修碉堡的砖结在面上，这与当地人用石头、石灰或三合土结面的习惯不一样；坟的侧面竖一块小砖碑，而不竖在正面，与当地习惯也不同。”

老张：福哥，今天怎么空着手来？

阿福：那副棺木很重，我放在山脚下。待会找着一辆较结实的木头车才拉上来。

老张：向来都是草草钉几块薄板就算了。为什么这回这么优待！

阿福：听说下葬的是个共产党头目，大人物，连师长也不敢拿主意判刑，要等南京下命令才敢砍他的头。

老张：砍了没有？

阿福：还没，要待午时。

老张：兵家说“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我们这一行，是“身首未裂，棺木先行”。

阿福：年代不同了。现在什么都讲效率，连造棺材也加快了。

老张：你说的对呀。以前是砍头，现在是枪毙，我口头一时还没跟上呢。如果说效率，却见不得。砍头马上死，枪毙，常常打一枪还不断气的。

阿福：但枪毙比砍头文明点，不致死囚身首异处，喷得满地都是血。还有，这次不准旁人围观。

老张：那的确文明点。人快要死了，那些无聊的人还像看戏那样围着趁热闹，多不道德！

阿福：听说，这个共产党头目原本可以不死的。他很有学问，只要他愿意去教书，就可以逃过大难。

老张：那为什么不去教书呢？

阿福：他们说他是个人很有骨气的人。他不愿意，你就不能勉强他。

老张：是的，我干这个活好多年了，碰上了不少这类党人，尤其是丁卯那年。他们都是硬骨头，宁死也不卖帐。唉，那么有学问的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

阿福：世事就这么不合理。这些年头，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，就像这位先生，三十来岁就送了命。这人真的很了不起，知道时日无多，可我去见他，还是满脸笑容！

老张：你干嘛去见他？

阿福：很多人请他刻图章，那我也请他刻一个。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木头小图章。

老张：唉呀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，好让我去找他刻一个。我丁字不识，有了个图章，领工钱就不用打交叉，按指模了！

阿福：来，待会给这个无主孤魂烧一炷香。说着，从布袋里拿出一把线香来。